

潛研堂文集補編

陳文和輯校

97.7.21/2101

潛研堂文集補編目錄

銘

端硯銘……………一

雜著

演易……………二

記

黃石公祠記……………三

網師園記……………四

蘭陔小築記……………五

序

猗園八老會記……………六

士禮居重刊國語序……………六

廿二史札記序……………七

元史本證序……………九

黃忠節公年譜序……………一〇

續外岡志序……………一一

小知錄序……………一二

谿庵唱和集序……………一三

題跋

跋子夏易傳義疏	一三
跋司馬溫公集注太玄	一四
跋五代會要	一四
跋三曆撮要	一五
跋雲間志	一五
跋輿地碑記目	一六
跋輿地紀勝	一六
跋衛生家寶產科備要	一七
跋不得已	一七
跋千家注批點杜工部詩集	一七
跋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	一八
跋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一八
又	一九
又	一九

跋元統元年進士題名錄	二〇
跋孔氏祖庭廣記	二〇
跋東家雜記	二一
跋揭文安公文粹集	二一
跋道園學古錄	二一
跋黃文獻公集	二二
跋韓仁銘	二二
跋高陽王康穆王志	二三
跋李玄靖碑一	二三
跋李玄靖碑二	二三
跋張嗣碑	二四
跋孝敬皇帝睿德記	二四
跋盧鄆幼女姚婆墓志	二五
跋後梁昭義軍節度葛從周碑	二五
跋宋拓顏魯公書多寶塔感應碑	二六
跋張爾岐書(附張爾岐書)	二六

跋重校容齋隨筆……………二七

書

與王德甫書一……………二八

與王德甫書二……………二九

復焦里堂論七政書……………三〇

與鷺庭先生書……………三一

與吳修書一……………三一

與吳修書二……………三二

與孫淵如書……………三二

與張占愚書……………三三

詩

登高丘而望遠海……………三三

戰城南……………三四

烏夜啼……………三四

靜夜思……………三五

采菱曲……………三五

小將軍祠……………三五

松江夜泊……………三六

破山寺……………三六

洪濟寺……………三六

金陵……………三七

新豐……………三七

秋懷……………三七

紅橋……………三八

雪中聯句……………三八

又題竹柏樓居圖……………三九

題浙游草……………三九

鮑氏園……………四〇

梧溪精舍……………四〇

塾巾樓……………四〇

嘉定錢大昕全集

故宅……………四〇

西隱寺雙松……………四一

神弦曲……………四一

沉船……………四一

楹聯（五副）……………四二

潛研堂文集補編

銘

端硯銘

數眼兮圓明，萬象起滅兮無逃形，天空海闊兮鶴梳翎，下照齊州兮九點青。

錄自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歷代名人端硯詩歌銘文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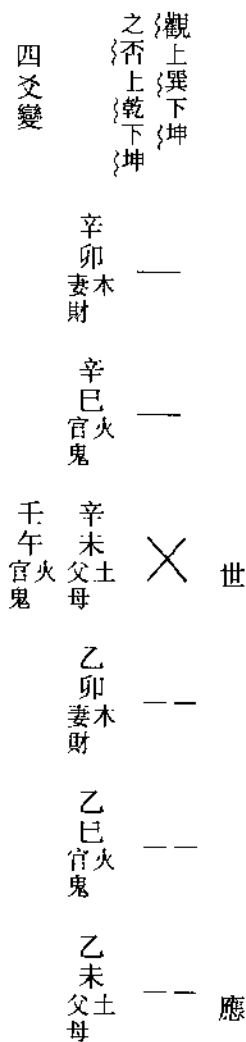
雜著

演易

陳厲公牛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史記正義：「六四變，內卦爲中國，外卦爲異國。內卦爲身，外卦爲子孫。變在外，故知在子孫也。」）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杜云：「巽變爲乾，故曰風爲天。自二至四，有艮象。艮爲山。」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山則材之所生，上有乾，下有坤，故言居土上，照之以天光。」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四爲諸侯，變而之乾，有國朝王之象。」庭實旅白，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艮爲門庭，乾爲金玉，坤爲布帛。諸侯朝王，陳摯幣之象。」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因觀文以博占，故言猶有觀；非在己之言，故知在子孫。風行而著於土，服虔云：「巽在坤上，故爲著土也。」曰巽爲風，復爲木，風吹木，實落去，更生他土而長育，是爲在異國。」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史記正義：「六四變，此爻是辛未，觀上體巽，未爲羊，巽爲女，女乘羊，故爲姜。姜，齊姓，故知在齊。」）姜，大岳之後也。山岳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杜預云：「變而象艮，故知當興于大岳之後。得大岳之權，則有

配天之大功，故知陳必衰。」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

乾宮四世卦金



記

黃石公祠記

黃石公祠在東阿縣，史記所謂濟北穀城山也。唐天寶中，郡守裴序禱雨有應，布衣李卓

爲文記之。卓即栖筠之初名也。記成未刻，至大曆八年，馬炫爲郡守，始勒諸石，工未畢而謝病去，後守郭岑實踵成之。是時栖筠已爲御史大夫矣。布衣之文，俟貴顯而重，與王播碧紗籠詩事正相類。勢利之見，豈獨緇流爲然哉！

網師園記

錄自宮詹公題跋

古人爲園以樹果，爲圃以種菜。詩三百篇言園者，曰：「有桃」、「有棘」、「有樹檀」，非以侈游觀之美也。漢、魏而下，西園冠蓋之游，一時夸爲盛事。而士大夫亦各有其家園，羅致花石，以豪舉相尚。至宋而洛陽名園之記，傳播藝林矣。然亭臺樹石之勝，必待名流宴賞，詩文唱酬以傳，否則辟疆驅客，徒資後人嘖嘖而已。

吳中爲都會，城郭以內，宅第駢闐，肩摩趾錯。獨東南隅，負郭臨流，樹木叢蔚，頗有半村半郭之趣。帶城橋之南，宋時爲史氏萬卷堂故址。與南園、滄浪亭相望。有巷曰網師者，本名王思，曩三十年前，宋光祿愨庭購其地置別業，爲歸老之計，因以網師自號，并顏其園，蓋托于「漁隱」之義，亦取巷名音相似也。光祿既沒，其園日就頽圯，喬木古石，大半損失，唯池水泓，尚清澈無恙。瞿君遠村，偶過其地，懼其鞠爲茂草也，爲之太息，問旁舍者，知主人方

求售，遂買而有之。因其規模，別爲結構，疊石種木，布置得宜，增建亭宇，易舊爲新。既落成，召子輩四五人談宴，爲竟日之集。石徑屈曲，似往而復，滄波渺然，一望無際。有堂曰梅花，鐵石山房，口小山叢桂軒。有閣曰濯纓水閣。有宴居之室，曰蹈和館。有亭于水者，曰月到風來；有亭于崖者，曰雲岡。有斜軒，曰竹外一枝。有齋曰集虛。皆遠村目營手畫，而名之者也。地只數畝，而有紆回不盡之致。居雖近塵，而有雲水相忘之樂。柳子厚所謂「奧如曠如」者，殆兼得之矣。園已非昔，而猶存網師之名，不忘舊也。

予嘗讀松陵集賦任氏園池云：「池容淡而古，樹意蒼然僻。不知清景在，盡付任君宅。」輒欣然神往，今乃于斯園遇之。予雖無皮陸之詩才，而遠村之盛情雅尚，視任晦實有過之。爰記其事，以繼「二游」之後。古今人，何遽不相及也！

錢大昕

蘭陔小築記

葉子薇，粵家梓溪東，里舍西築小圃，構精舍，爲娛親所。吾友張蒿廬，顏曰蘭陔，而請記於余。余惟槎上多名園，而長蘅先生檀園爲最。其從子緇仲先生亦構猗園。論者謂檀園、猗園皆爲事親而設。按之詩文集，良然。葉子不樂仕進，穿池築室，種竹栽花，樂觀之志，而晨羞

錄自陳植編中國歷代造園文選

夕膳，取給而無不足。長蘅可作，當把臂入林矣。況猗園今屬集子從父，重新加闢，迫步先哲。葉子足舉，宛然小李風流，何不與檀園、猗園等祝乎！

光緒嘉定縣志卷三〇

猗園八老會記

癸卯秋，宋文學若洲邀里中耆舊八人，置酒猗園。或即席賦詩，或臨流寓目，一時童冠與偕，追隨末座，咸嘆羨爲太平盛事。同人歌詠成帖，金子毅齋續倩畫工，繪成斯卷；庶幾老成典刑，歷久不忘也。

光緒嘉定縣志卷三二

序

士禮居重刊國語序

宋世館閣校刊經史，卷末多載增損若干字，改正若干字。其增改未必皆當，而古字古音

遂失其傳。纂圖所刻可以矯近世輕改古書之弊，其功又不在一書也。

錄自耿文光 篤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三三

廿二史札記序

甌北先生早登館閣，出入承明，碩學淹貫，通達古今，當時咸以公輔期之。既而出守粵，分臬黔南，從軍瘴癘之鄉，布化苗、瑤之域，盤根錯節，游刃有餘。中年以後，循陔歸養，引疾辭榮，優游山水間，以著書自樂。所撰甌北詩集、陔餘叢考，久已傳播士林，紙貴都市矣。今春訪予吳門，復出近刻廿二史札記三十有六卷見示。讀之竊嘆其記誦之博，義例之精，論議之和平，識見之宏遠，洵儒者有體有用之學，可坐而言，可起而行者也。乃讀其自序，有質鈍不能研經，唯諸史事顯而義淺，爰取爲口課之語，其撝謙自下如此。雖然，經與史豈有二學哉。昔宣尼贊修六經，而尚書、春秋實爲史家之權輿。漢世劉向父子校理祕文爲六略，而世本、楚漢春秋、太史公書、漢著紀列於春秋家，高祖傳、孝文傳列於儒家，初無經史之別。厥後蘭臺、東觀，作者益繁，李充、荀勗等創立四部，而經史始分，然不聞陋史而榮經也。自王安石以猖狂詭誕之學要君竊位，自造三經新義，驅海內而誦習之，甚至詆春秋爲斷爛朝報。章、蔡用事，祖述荆舒，屏棄通鑑爲元祐學術，而十七史皆束之高閣矣。嗣是道學諸儒，講求心性，

懼門弟子之泛濫無所歸也，則有訶讀史爲玩物喪志者，又有謂讀史令人心粗者。此特有爲言之，而空疏淺薄者托以藉口，由是說經者日多，治史者日少。彼之言曰：經精而史粗也，經正而史雜也。予謂經以明倫，虛靈玄妙之論，似精實非精也。經以致用，迂闊刻深之談，似正實非正也。太史公尊孔子爲世家，謂：「載籍極博，必可信於六藝。」班氏古今人表尊孔、孟而降老、莊。皆卓然有功於聖學，故其文與六經并傳而不愧。若元、明言經者，非勦襲稗販，則師心妄作，即幸而廁名甲部，亦徒供後人覆瓿而已，奚足尚哉。先生上下數千年，安危治忽之幾，燭照數計，而持論斟酌時勢，不蹈襲前人，亦不有心立異，於諸史審訂曲直，不掩其失，而亦樂道其長，視鄭漁仲、胡明仲專以詬罵炫世者，心地且遠過之。又謂稗乘脞說間與正史歧互者，本史官棄而不采，今或據以駁正史，恐爲有識所譏，此論古特識。顏師古以後未有能見及此者矣。予生平嗜好與先生同，又少於先生二歲，而衰病久輟鉛槧，索然意盡，讀先生書，或冀忽然汗出而霍然病已也乎。

嘉慶五年歲次庚申六月十日嘉定錢大昕序

元史本證序

讀經易，讀史難。讀史而談褒貶易，讀史而證同異難。證同異於漢魏之史易，證同異於後代之史難。昔溫公資治通鑒成，惟王勝之借讀一過，他人閱兩三紙輒欠伸思卧。況宋元之史文字繁多，雖頒在學官，大率束之高閣。文多則檢閱難周，又鮮同志相與商榷者，則鑽研無自。即有譌述，世復不好，甚或笑其徒費日力。史學之不講久矣。僕少時有志於此，晨夕攜一編，隨手紀錄，於元史得考異十五卷，白愧搜索未備，今老病健忘，舊學都廢。頃汪君龍莊以所著元史本證若干卷寄示，竊喜天壤間尚有同好。而龍莊好學深思，沿波討源，用力之勤，勝於予數倍也。本證之名，助於陳季立詩古音，然吳廷珍新唐書糾謬已開其例矣。歐、宋負一代勝名，自謂事增文簡，既精且博。廷珍特取紀志表傳之文，彼此互勘，而罅漏已不能掩。若明初史臣，既無歐、宋之才，而迫於時日，潦草塞責，兼以國語繙譯，允非南士所解。或一人而分兩傳，或兩人而合一篇，前後倒置，黑白混淆，謬妄相沿，更僕難數。而四百年來，未有著書以窺其過者，詎非藝林之闕事歟！廷珍求入史局弗得，年少負氣，有意吹求，其所指摘，往往不中要害。龍莊則平心靜氣，無適無莫，所立證誤、證遺、證名三類，皆自據心得，實事求是，不欲馳騁筆墨，蹈前人輕薄褻躁之弊，此所以有大醇而無小疵也。考史之家，每好收錄傳記、小說，矜銜奧博，然群言叢亂，可信者十不一二。就令采擇允當，而文上護前，或轉謂正史

有據。茲專以本史參證，不更旁引，則以子之矛刺子之盾，雖好爲議論者，亦無所置其喙。懸諸國門，以待後學。不特讀元史者奉爲指南，即二十三史，皆可推類以求之。視區區評論書法，任意褒貶，自詭於春秋之意者，所得果孰多哉！

嘉慶七月歲次壬戌四月辛丑，嘉定錢大昕書。

錄自光緒十七年會稽徐氏重刊元史本證

黃忠節公年譜序

古人稱三不朽，始于立德，終于立言，吾鄉黃忠節公則兼而有之。公自束髮受書，即以聖賢爲必可學，一言一行，晨夕點檢，務求不愧衾影，以與聖賢相印證。當時主持文社，號稱宗匠者，競招致之，公夷然不屑也。鼎革後貽書友人，欲遜迹以前進士終老。未幾有守城之役，乃引「謀人軍師，敗則死之」之義，從容畢命，蓋斟酌于平口，非感激下一時，此道義之勇所由，異於豪俠之勇也。公之德與言，海內師之，非一鄉得而私之。而生平行事，則惟鄉人見其最真，顧百五十年來，未有譜其事狀者，豈非吾輩之責乎！今春安亭陳君以誦，以所撰次公年譜出示，考核精密，繁簡得中。公家方泰里，與安亭最近，而以誦孜孜搜訪，博收而約取之，故信而有徵。如此又倡義欲復公墓田之侵於他姓者，事雖未果，然公之精爽未沫，當必默相其成，

是可操左券以待耳。因牽連書之，冀當事者留意焉。

錄自王昶編湖海文傳卷二七

續外岡志序

古者入里，必式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詩人所以廣孝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先聖所以勸學也。周禮五比爲閭，止二十五家耳，而閭胥書其敬敏任恤。五族爲黨，止五百家耳，而黨正書其德行道藝。此所以野處而不匿其秀也。至于川原物產，亦惟居其鄉者目驗而知之，故志無大小之分，要于可信而已，信于今未有不傳于後者。予嘗讀常棠潁川志，竊嘆潁川，海鹽之一鎮耳，而未嘗不與樂史之寰宇記，王存之九域志，歐陽忞之輿地廣記并傳。然則著書之君子當務爲其可信、可傳，固無事馳騁域外，轉致窮大，而失其居矣。吾弟敬亭，力學砥行，矯矯不徇乎俗，獨喜訪求鄉黨舊聞，與前輩嘉言懿行，手自編錄，既詳且備。又以殷莘叟外岡志撰于明季，閱今百二十年，未有繼者，乃依其門類次第增補，於是一偏之文獻，粲然大備，與潁川書幾於異曲同工也已。予家望仙橋，距外岡僅五六里，總角之歲，讀書存及堂東偏，與敬亭晨夕聚首。回憶其時衣冠樸素，風俗淳厚，猶見老成典刑。今老矣，生齒日繁，蓋藏日少，俗尚亦日趨于華僞。讀敬亭勸戒之言，實獲我心。更望吾鄉人士，家置一編，以當木鐸之徇，庶

幾德行、道藝、敬敏、任恤之不絕書乎！

錄自王昶編湖海文傳卷二十七

小知錄序

予少好記誦之學，友朋恒以海算沙相誚。予應之曰：宣尼言博奕猶賢乎己。我所好猶博奕耳，未必有益于己，亦尚無損于人，以當博奕可矣。或又謂多記損神，不若博奕可以遣悶。則又應之曰：博奕必較勝負，喜勝而惡負，情也；負多而勝少，終日在不如意中，適足以益悶耳。且吾未見王抗、袁彥道之徒之善養生也。方是時，意氣壯盛，日讀百篇，猶以爲未足；談義雖多，未暇編錄。荏苒數十年，老將至而毫及，欲疏所得以質通人，而昏眩健忘，什不記一。日薄西山，悔其晚矣。先聖之教曰：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知有大小之殊，而非占不道，終與不知而作者殊科。古人一物不知，以爲深耻。絳老甲子，則史趙能言之；毘騫長頸，則劉杏能記之，皆著諸經史，傳爲美談。否則撐犁之靡識，杖杖之不分，雖聲望赫然，徒增人齒冷而已。吳門陸子丹宸，嗜占勤學，於三倉、二酉、九流、百氏之書，莫不游其堂奧而咀其菁華。晨夕鈔撮，標新領異，積有歲年，彙成一編，出以示予。嘉其汲古之癖，與予臭味相似，而著述在盛年，排纂有法，證據該洽。此書出，將見有泰爲枕中秘者。惜予衰病廢學，不